

那纸片一般的日子

年前走亲戚,拿了一本挂历,是一天撕下一页的那种,厚厚的一本。一年的日子突然不由分说,这么真切地捧在手心,几分欣喜几分慌乱,似乎可以一眼望穿,又知道有很多不可预计。

印象中,外婆家每年都有一本这样的日历。最初是新华字典般大小,顶端用一条窄薄的软铁片固定着,每页简单地印着年月日。周一到周五是黑色,周六是绿色,周日或者节假日是红色。

日历挂在外婆房间门边的墙上,外婆每天起床走出房门时总要随手撕下昨天那页。在我眼里,从未参加过社会活动的外婆漫长的一生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。

从前,我很爱翻外婆的日历。周一刚过,手指总是忍不住地翻拨着那两三页纸,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绿色和红色的日子。更别提春游秋游、六一或是提前知道的放假时间,总是早早地将几页折起,那拱起的地方提醒我,有那么多期盼和欣喜正在款款而来。当日历越来越薄的时候,寒假和春节就到了,有新衣服穿了,有红包可以拿,大人也不管着吃糖了,心中的喜悦越来越大。

长大后,当我的案头也有一本日历的时候,我却不能像外婆那样从容不迫,时常累积了好几张才一并撕下。当然,日子并没有因为我的怠慢而停滞。

有一阵子,日历做得精美无比,开本变大,纸张变厚,内容也丰富起来,山水风光、名人名言、唐诗宋词、科技法律,起初还兴致勃勃,暗下决心每天读一点。时间久了,也熟视无睹了,反正看了也记不全,好不容易记住了,隔几天又忘了。

日历还被印制成笔记本式的,我喜欢每天三两句,随手记点东西。比如,今天写了一个通知,打了几个电话;比如孩子胎动、打针、会坐了、上学了;再比如,各种童言童语。奇怪的是,越是细小的事就记得越详细,重大的事项却常常一句而过。日历刻录了生活的聲音。

仿佛是从市面上的日历骤然减少开始,抑或是智能手机的兴起,还是人到中年的慵懒,反正现在的我已经不爱翻阅日历了。一个又一个数字提醒着已经流逝的大把时光,那些撕去的日历大部分如水珠蒸发成云雾,了无痕迹。好在还有一些惊喜和失落的过往沉淀在回望的目光里,生长成只有自己知道的美好。无论如何,那些捧在手心的日历,总是带着甜蜜,在心底蓄积成无边无际的期盼,等着我们去开启……

林海线,除夕走起

壬寅虎年年底,大女儿出国了,小儿子回老家了,因工作排班,我暂留厦门。孤身一人,天马行空,自由自在,我决定除夕走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,以这种健康方式迎接兔年的到来。

除夕一早,天空却下起了小雨,去还是不去?我略一思忖,背上昨夜准备好的挎包,撑伞出门。公交车上,除了司机,就我一个乘客,平时喧嚣的金尚路,此时沉浸在朦胧烟雨里,格外安静。

从东芳山站下车,小走一段,拾级而上,就步入林海线。除夕,加上雨天,林海线的游人少之又少,有时走一公里多,也见不到一个人,但这条绿树葱茏的步道通山连海,移步异景,景点不时“冒”出来,或让你惊艳,或让你遐想,或让你宁静,或让你思索,或让你感怀:新雨后的东山环幽,鸟声悦耳;龟石望顶形象逼真,梅花台繁花似锦;望归塔既有扬帆起航之形,又有盼游子归来之韵;“聊面吾围”摩崖石刻,让人扼腕追念先贤;天泉步道广场,似乎不够宽广。最动人心魄的,当属俯瞰万石沧海,凌波碧潭、花草掩映,凌云壮志,心中升腾。

就这样,在“游山”“赏花”“望湖”“看海”多重体验中,我走了约15公里,花了4小时10分钟。

一路走来,我并不孤单。我不停地和母亲说话:“妈妈,东山水库,我们来过多次。”“在东山村,我们喝过土鸡汤;在东坪山村,您把孙女碗里的剩菜扒入嘴里,说‘粒粒皆辛苦’。”“在梅海岭,您的笑容定格在相册里。”我仿佛听见天上的母亲在对我说:“儿呀,这里变化真大呀。”

一路走来,我并不孤单,不断和朋友微信交流。一个刚退休的同事回复:“我几年来都是一个人过除夕,所以你的心情很容易理解……其实除夕不过是365天中的一天而已,于生命来讲,哪一天不是特别的呢?又有哪一天不值得我们珍惜呢?正如我说过:‘如果你心中有鬼,哪一天不是万圣节呢?’”

走着走着,天放晴了,一个朋友给我留言:“心里装着阳光,到哪里都是晴天。”走着走着,终点到了,虎年的终点也即将到了。此时,我面朝大海,期待来年春暖花开……

之旧物件

志杰是我儿时的玩伴,身板瘦弱,个子却长得很高,像极了一枚结在秧藤上的扁豆角。孩提时,我俩尽情地在琴岛的老街道追逐嬉戏,他在玩闹间隙,不时地向邻居问好,长辈都夸他懂礼貌。不知从何时起,大家便亲昵地称呼他为“甜豆”。

“甜豆”的父亲在外供单位上班,常往家里带一些瓶瓶罐罐,让玩心正浓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。每次到他家串门,我也很喜欢看看这个,摸摸那个。有一次,在他家书架上见到一只由竹筒精制而成的糖罐。它器型圆润饱满,上有犀皮纹路的钮盖,下托红木底座,松荫临风、顽石山峦等景致被惟妙惟肖地绘在古意盎然的画片里,着实让人喜欢。

过了个把月,大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迎新年,我偷偷地溜出家门玩耍,恰巧在老街的古旧器物店里,看到了同款的罐子,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最终以两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并开心地带回家。1990年除夕夜,在鞭炮声中,“甜豆”来我家中拜年,他刚一看到这个巴掌大的物件,便大声质问道:“原来是你拿了我的东西,害得我找不着它!”我先是愣愣,赶紧把糖罐抱在怀里,争辩道:“什么你的!这是我花钱买的……”不一会儿,我们两个便扭打在一起,邻居们好不容易才将我俩拉开,他怒气冲冲地冲出老宅,站在台阶下喋喋不休,言语里充满浓浓的火药味。就这样,我们这对老街坊眼里最要好的玩伴,就再也没有说过话。直到有一天,“甜豆”的邻居告诉我:“他们一家搬走啦!”从那时起,我就再也没有

2分压岁钱

代,我们当时的家境,父亲维持一家生计着实不易,2分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说,比天大!

我至今仍无法忘记,也是大年三十那天,吃过午饭,冬日暖阳照在老屋门口,我们几个小兄弟在老屋门口嬉闹。此时,愁眉不展、心事重重的父亲,摸出衣兜里扁扁的破钱包,先拿出一枚新的2分硬币,再找出较旧的5分硬币,问大我两岁的哥哥:“你要新钱,还是旧钱?”哥哥说:“我要这枚发亮的。”我赶紧跑上前去大声说:“我要新的!”小我三岁的弟弟还没有反应过来,父亲赶紧决定:“哥哥让弟弟!”拿到2分压岁钱的,竟比拿5分的哥哥还要高兴,又蹦又跳,转身才看到,弟弟正拿着更亮的1分硬币,在阳光下“照镜子”。

我的父母亲都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,贫农。在人多力量大的年代,从1945年到1970

妈妈上班第一天

着金色的铲子在那耀武扬威,那样子,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干掉了大坏蛋的英雄呢!正当我打算翻身再睡的时候,蓦地意识到今天可是特别的日子,我从床上一跃而起,定睛细看,她正坐在床头看着已经醒了的大宝,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判断,她这是要捉弄弟弟不成?

于是,在妻子上班的前几天,我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,还不忘逮着机会给大宝“洗脑”:“妈妈去上班,你得和在幼儿园一样,多多帮忙,做大人的好帮手,懂吗?”往往在这个时候,大宝总会心不在焉地点头答应,那表情明显是告诉我另一个答案——没门儿!

“起床!”是的,妻子上班的第一天,我是被大宝“温柔”叫醒的——她破门而入,扯着嗓子大喊,手里拿着挖沙用的塑料大铲子对着我的大腿顺势就是一铲,如果她力气再大点,估计都能把我翻面了!

我迷迷糊糊睁开眼,朦胧之中看到她高举

宠物情缘

郑也打完疫苗了,胳膊压着棉签走过来。由于刚才的见面,他们自然地聊起来。“你是被小狗咬到了吗?”“哦,不是。我是和自己养的小猫咪玩耍的时候,被它的爪子刮破了皮肤。我该给它剪指甲了,可是每次剪指甲,它都不配合。”“我养的是小狗,也是和它玩耍的时候手破皮了。它打过疫苗,本来我可以不来,但是我想自己打一下疫苗比较放心。”“我的小猫是狸花猫,圆圆的脑袋,身上带着条纹,它的小脚上面还有爱心呢,我给你看它的照片。”“哇,真的可爱,前脚关节处的黑条纹,弯起来就是一个爱心!”……

他们聊着各自的小宠物,发现两人的生活有那么多共同点。原来他们都去过同一家宠物店买过宠物用品;原来他们都去过同一个宠物主题聚会;原来他们都曾逗过同一家咖啡店的小猫;原来他们都喜欢给小宠物穿衣服……聊着聊着,口罩上面的那双眼睛越来越明亮。这半小时里,医院灰色的背景慢慢虚化,周围

难忘儿时争糖罐



有见过他。

前阵子,我忙着翻修老宅的墙皮,不知什么时候,台阶下站着一家三口,那位略微发福的男子对同行的妻子说:“眼前的这口大水缸里,曾经种着一株胳膊粗的葡萄树,它结的果子特别甜,我曾为了摘一串长在墙角的葡萄,而被挂在铁门上……”一阵欢笑过后,他们正准备转身离开,我赶忙摘下口罩大声说道:“好你个‘甜豆’,都走到家门口了,也不进来喝杯茶!”他快步迈上台阶,兴奋地和我握了握手,扯开嗓门对着里屋大声嚷道:“秋芳姨!‘甜豆’全家来给您

拜年啦!”母亲闻之顿觉一阵惊喜,跑出来拉着他的手唠起了家常。茶叙过后,母亲从柜子里取出糖罐交给他,说道:“上一次,你们还在为它打闹,今天阿姨就把它还给你吧!”

他儿子惊讶道:“这东西我家也有一个,是爷爷送给我爸的!”“甜豆”小心翼翼地接过糖罐,捧在怀里抚摸了许久,诚恳地对我致歉:“好兄弟,当年是我错怪了你,原来它真的是被家里人当成废品清掉的……”沉默片刻,我俩相视一笑,让这场糖罐争夺战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正月里来啃甘蔗

要说闽南人的冬季水果,必然少不了甘蔗。深秋面市的甘蔗,能一直持续到来年开春,街头巷尾常可见三两人或蹲或坐,手持“长棍”啃食得啧啧作响,颇有点大熊猫吃竹子的憨态。可我年轻时备年货,却从不买这应季的甘蔗。一来甘蔗细长,蔗皮表面还覆着一层灰白蔗粉,显得灰头土脸,实在比不过车厘子、草莓这些水果红火喜气,二来觉得大口啃甘蔗的形象上不了台面,一地蔗渣更是不雅,平日里勉强算是自带喜剧属性,可与过年穿新衣戴新帽、窗明几净的精致形象却是格格不入。于是,年货清单上,美味甘蔗被我无情地删除了。

市场上也有现榨甘蔗汁卖的,现削现榨的淡绿蔗汁,再加点点百香果、柠檬汁,酸甜可口,方便快捷,但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什么味道呢?尝不出,也道不明,就觉得还得是自己啃的甘蔗才够味。

许是年岁渐长,近年来,我对过年不再执著于新穿戴、新装备、新口味,以往不受待见的甘蔗也开始在年货清单上露了脸。上市场采购,看着商贩三轮车上青翠欲滴的新鲜甘蔗,我总忍不住买上一两根。过年里吃腻了大鱼大肉,啃几节甘蔗既解腻又止渴,若是天晴,晒着冬日的暖阳啃甘蔗更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时下悄然兴起围炉煮茶,正月里我跟好友也赶了趟时髦。炉火暖着壶里的茶,火舌吻过的甘蔗、橘子微微脱水,更胜香甜。几杯热茶,一节甘蔗就此开启了话匣子。知心好友谈笑晏晏间,一年的辛劳、困窘、意外与不安,都似那一地蔗渣被轻轻拂出了心田,只余清甜蔗汁温暖心胸。

家人们也爱围坐啃甘蔗。老厝的柴火灶旁,姑娘、姑娘一边啃食甘蔗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,手还不忘往灶里添柴火。几节甘蔗未啃完,蒸屉里同安封肉的香气已然浓郁。剩下几块口感偏硬不好啃食的甘蔗头也不要浪费了,去皮削成片状,铺在砂锅底部,放上炒香的鸭肉、姜片,不多时,一道特色姜母鸭就出锅了。炉火加热,让蔗糖充分渗入鸭肉,再加入老姜提香,姜母鸭的肉质更为松软,余味更加鲜甜。刚上一桌,孩子们就欢呼着夹菜,大人也吃得赞不绝口——光盘便是对主厨最好的赞誉。

正月里来啃甘蔗,一人独啃是过节的闲情逸致,几人分食是团圆的喜庆热闹。纵有一地蔗渣,纵是蔗粉纷飞,也挡不住唇齿间的甘甜,这不正是生活的本味嘛。

打麻糍

每逢过年,老家乡亲都会打麻糍,打出来的麻糍可以切下来蘸点芝麻或白糖吃,也可以做成其他美食,招待客人。但小时候,我家人口多,收成的一点糯米都卖掉换钱贴补家用了,根本没有余粮来做麻糍。

记得那时村上有一个石臼,过年前的几天,常有人家在那打麻糍。有人打麻糍,我们这些小孩便在旁边围观。打麻糍前要先将糯米洗干净,煮熟后,舀上一大碗熟透的糯米放在石臼里,大人提起木槌先是轻轻搅和几下,然后开始打,每打一下,还要快速翻一遍,这样循环往复好多多次。麻糍越打越韧,也越来越黏,一人打累了,换别人接着打,打着打着,他们光起了膀子,这大冬天的竟然汗流浹背!麻糍打好后,大人会把麻糍摆到案桌上,撒上面粉,用擀面杖把麻糍擀成薄薄的一层,然后用刀切成成长条状或块状。大方的人家会给我们小孩每人分一块,趁热蘸点白糖吃,甜甜的、香香的,甭提多美味了。

十里外的小姨家,几乎每年都会打麻糍,我们这些外甥最喜欢去小姨家拜年。我们一般是初三去,有时初二去外婆家拜完年后就顺路拐去小姨家住一晚,其实就是想早点吃到小姨家打的麻糍。

有一回,我们去的时候姨夫刚好在打麻糍,姨夫一边打,小姨一边翻,配合得真好。我很担心姨夫会打到小姨的手,姨夫叫我放心好了,还讲笑话引开我的注意力。虽然如此,我心里还是很忐忑,直到麻糍打好之后,心才安定下来。看到姨夫累得大汗淋漓,我很想帮忙,可是提不动大槌,只好作罢。麻糍打好后,姨夫把麻糍切成条状,再用油煎一下,端上桌,我们迫不及待地蘸上白糖大口吃起来,一盘麻糍很快就让我们抢光了,姨夫又端上来几盘,让我们吃个过瘾。姨夫做的麻糍又滑又香,我们吃得很开心,很快就打饱嗝了。看我们吃得香,小姨还问:“好不好吃?”我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好吃!”小姨站在那边笑个不停,她很爱我们,每年过年她都会催姨夫早点准备好麻糍,给我们这些外甥吃。

如今,小姨虽然不在了,但一到过年,我就会想起小姨家的麻糍,想起小姨的音容笑貌,那是岁月留给我的美好回忆。